

首獎

作品

媽媽說我是假的

得獎者

潘柏霖

潘柏霖，生於一九九三年。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畢業。自費出版數本詩集，出版社出版過幾本小說，不喜歡自我介紹。

得獎感言

「你只有這個人生。」



媽媽說我是假的

1

二十歲我開始進行荷爾蒙治療，沒有告訴任何朋友。那時我還可以和媽媽逛超市，也還可以玩一個，從小我就很喜歡玩的遊戲。

通常是在她逛完超市，我會跑到床舖試躺區。躺在床舖上，我會要媽媽看著我和床舖，並且繞著床舖走一整圈。我會問媽媽，剛剛妳有辦法看見整張床，或整個我嗎？

媽媽總是說，我就是看到床了啊。

我會說，但妳看正面的床，有同時看到背面嗎？

媽媽會說，但我就是看到妳啊。

我不會有機會和媽媽解釋這只是個現象學的小遊戲，每次她總會先說，妳們這些念哲學的，腦袋都在想這些有的沒的。

媽媽從來沒有注意我仍然束胸的上身、不是女裝的男褲和男鞋，她也不會注意到我比較開腿的坐姿。這不是因為她沒有看見那些，而是因為，她只會注意到「我」——「女兒」這個身分，是她注意到的，我的全部。

每一次媽媽叫我「女兒啊，來——」，她都像是重新一次把我生出來。真正的我，就又一次夭折。

2

媽媽喜歡張懸。這讓我很意外。

電視播放〈寶貝〉時，媽媽都會輕輕跟著哼。媽媽還說，妳們這些書念這麼高的，怎麼沒有像張懸那樣，學學人家啊，講話聲音那麼溫柔，這樣才有人想聽。那時候，我已經不能再和媽媽一起去買菜了。我最喜歡玩的床舖遊戲，只出現在課堂討論現象學時的舉例。

二〇一七年台灣舉辦許多場同婚公聽會，「安溥」有參加發言表達支持，新聞版面，都是寫「張懸」支持同婚——明明，二〇一五年，張懸就在潮水箴言演唱會結束時，告別「張懸」的身分，開啓「安溥」的人生。媽媽看著新聞，總會笑笑著說，啊張懸又出來了，很好。張懸很棒，妳要跟她學。

改名換姓，改變生理特徵，就會被當成不同的人嗎？「安溥」有可能取代「張懸」嗎？親戚都叫我「大餅」，因為我小時候臉肉肉的。長大後，親戚仍然都喊我這名字。儘管我現在體態比他們都還精實有力，儘管早在青春期，我就已經極力抵抗「大餅」這稱呼。這稱呼，背後隱含我發育的身體已經開始背叛我心靈的警訊。

青春期，因為激烈運動加上束胸的緣故，我上身溼疹反覆發作，異位性皮膚炎像是我違背常規的詛咒——我明白皮膚要修復，就必須停止在夏日使用束胸，不再用外套遮擋上身，減少運動流汗導致的皮膚過敏。但我的身體，是我必須逃離之地。身體的過敏，是危樓瀕亡仍嘗試抵抗改建，不顧地基早已搖晃，住戶命在旦夕。運動、束胸，是我暫時的危樓整建方式。

法定年齡過後我開始進行荷爾蒙治療，亟欲消除青春期在我身上留下的錯誤痕跡，也已經做了平胸手術。現在的我臉頰稜角明顯，肌肉稍微有明顯形狀，體脂肪只剩下百分之十二，想必低於大多數生理男性。我已重建整棟危樓，現在這棟樓看起來如此美好。我曾也以爲這樣就已是改名換姓，門牌換了，全新的大樓，就會有正確的訪客來臨。

每次回家鄉，阿嬤坐在那個竹籐製成的搖椅上喊我，仍然是喊著：大餅啊，妳回來啦，快來給阿嬤看看——我的媽媽，仍舊會替我買沒有那麼「女生」的洋裝，告訴我女生要穿得典雅，在廚房替我熬煮滋補的中藥。那些中藥味鑽進牆縫，在整個屋子都留下濃郁的痕跡，我才剛改建好的樓，磁磚又一次斑黃脫落。

3

平胸手術，在我的乳暈處開一圈小縫，將脂肪和乳腺切除抽出，大概一週就能拔除引流管。手術過後必須整日穿戴束胸上衣，早晚消毒傷口並且更換紗布，直到腫脹和胸部形狀都確認正常也並未發

炎受傷爲止。

復出的安溥，在演唱會上，說著自己離婚的消息，也說希望大家多做一些會讓自己開心的事情，像是醫美皮秒手術。讓自己變漂亮是會開心的——手術會讓我開心嗎？去除掉那些被認爲是「女性」、「身體」和「漂亮」的東西。

束胸上衣一個銀鉤接著一個銀鉤，將我的上身牢牢鎖緊。材質是透氣的，但仍然流滿了汗。我身體又一次長滿溼疹。脫光的我看著鏡子裡，胸前半月形的傷口裡原先有微微黃色的膿，醫生替我清除乾淨，現在看起來是暗粉色的但其中還有色差。就像是有個什麼東西，藏在那些肉縫裡面。

每天鎖起的束胸讓我的上身時常發癢，我媽媽對我的期許試圖重新鑽進裡頭，即便我已經以人工的方式將她們從我體內抽出。我說服自己，過敏是我還沒有完全成爲一個我想要成爲的人的症狀，這是我正在重新將自己生出來的過程。

平胸手術是上半身的消除，性別重置手術則是下半身的挖掘。我在把自己重新生出來。我必須這麼做，每夜每日上藥，忍受潮溼黏膩之苦，只爲讓我自己真的，真的長出來。

三個月後回診時，醫生告訴我，不需要再穿束身上衣了。回家時我看著鏡子前我平坦的上身，一時半刻不知道該以什麼姿勢面對這個身體。我輕輕摸過胸部周圍，感覺還是有些微的刺癢——我的胸部周圍那一串小小的半月形傷口，曾經乳房就住在那裡。那是我性別的裂縫，縫裡面住了另一個我。我所有的過敏，都是那個我，從裡頭張牙舞爪試圖爬出來的後果。

「我」被移除了，現在我是我了嗎？

安溥殺掉張懸，成為自己了嗎？

二〇二三年的金曲獎，安溥以〈最好的時光〉得到年度歌曲獎項。但這首歌，是她以張懸這名字創作時期所寫——媽媽會質疑安溥殺掉張懸嗎？當我告訴媽媽，我要做性別重置手術時，她說，這樣我就是殺了她的女兒。

高中時，媽媽翻過幾次我的房間，翻到束胸時，她說，不需要對女性的身體感到羞恥。我告訴她，我們公館家旁，有時候假日會看見一些打扮成動漫卡通人物的人，要走去台大體育館外。那個活動，很多都是女生參加，這些女生如果不用束胸，就沒辦法表現出那些角色。媽媽皺起眉頭，問說那不就像是歌仔戲那樣嗎？那一晚我笑得很開心，笑一笑我就哭了。

「性別不安」仍然被視為精神疾病，需要醫師診斷，才能獲得醫療治療——多數順性別若有雌激素或雄激素的治療需求，如禿頭、多囊性卵巢問題，都被視為病症，醫生能直接開立藥單，但「性別不安」則需要兩個精神科醫生的診斷。在診斷期間，我必須不斷回答問題，「證明」我真的就是男人。

我要怎麼向醫生，證明自己是個男人？

每次在診所被詢問，而我必須回答的問題，吞食掉我求生的動力——我還是覺得自己是男人嗎？我討厭裙子嗎？我喜歡男人嗎？我怎麼自慰的？我的性欲望正常嗎——好不容易透過荷爾蒙治療長期

搭起的建築又在搖晃了，磁磚剝落，中藥味道逸散而出。每一次的看診結束，就必須重新搭建一次，那又被敲到四分五裂的屋樓。

媽媽說我殺了她的「女兒」時，我同一天經歷了重生以及死亡。我好不容易，歷經一年多的治療診察，移除了卵巢和子宮，終於把自己孵了出來。但媽媽的語言就是一件束胸，套住了我的鼻口，我直接死在她面前。我這個新生，無法在她面前呼吸。

5

目前在台灣進行「性別變更」，要求女跨男者完成摘除卵巢、子宮的手術。我身分證上的性別更換在大學畢業後一年多完成，我改掉本名、重新申請臉書、IG。我不想要那些死掉的名字，繼續替我生活。

做手術前，我常常與朋友戲稱那是挖果實手術。我是顆水蜜桃，醫師切開我的腹部，將我裡面的果核拔出——當然這個比喻有其局限，子宮、輸卵管以及卵巢，若是做為我的果核，難道我想成為一個「男生」，代表的是這些性器官的相反嗎？又或者，難道女性這個身分，只能是這些器官的延伸？

在我做完性別器官移除手術，休養的第六天，我媽就帶我去花蓮拜見一位「師父」，這個師父在花蓮開設靈性課程。跪坐在木製地板上，我忍著身體不適抬起頭往上看：天花板的水泥暴露，燈泡有些閃爍，全室昏暗，所有光都跑走。

靈性師父拿著柳枝沾水，不斷灑到我臉上，嘴裡叨叨念著我聽不懂的語言，但我媽媽在師父大喊的過程哭出來：對，對，師父說的都對，我女兒就是假的。

我行前查詢過花蓮這個靈性師父。她推廣的其中一套課程，價格六萬多塊，說是抵抗惡魔的密碼，拒絕有施打新冠疫苗者參加。若新冠疫苗施打者參加，需要「額外加價」，因為去除疫苗需要多耗費靈性能量。

媽媽緊抱師父大哭，像她要把整個花蓮海岸都哭乾一樣。她說「我」不是她女兒，我殺了她女兒。我跪在旁邊，側眼瞄了她們擁抱的姿勢，我發現我想不起來上一次和媽媽擁抱是什麼時候。

師父指著我，用她那溫柔好聽的聲音，判定我這生的虛假。我媽媽的淚水讓我被困在深海裡，怎樣敲打海面卻也游不出去。媽媽和師父持續念著「我的女兒是假的」。我跪在地上，忍著腹部不斷發生的刺痛，看著她們。媽媽的雙手青筋明顯，她頭髮比從前都還蒼白，她彎曲的背根本不該這樣跪在這裡。

我看著她和師父相擁的背影，沒有一個角度，我有看見我媽媽的全部——我看不到媽媽的全部，媽媽也看不見我的。我看到她此刻的苦痛，我就看不見從前，她和我在超市玩耍，她耐著性子陪我玩。我看著她此刻對我的傷害，我就看不見她給我的擁抱，那次即使不可能明白為什麼我會在講到cosplay女生需要束胸才能成為她們想成為的角色時，哭得彷彿是剛剛喝光整片海洋，只是我哭了，她就抱緊我的模樣。

師父說此刻我身體的痛楚是神靈在懲罰我傷害了「我媽媽的女兒」。我從沒有體驗過這種疼痛，像是有人從我身體裡面，挖出另外一個人，而現在我裡面是空的了。我裡面的空，讓我好痛好痛。

我是不可能說服我媽媽的。就算有一千張身分證，烙印我的新名字在她皮膚上，她也不會相信我是她的女兒。她養育這麼久，認為就是女兒的我，是她認識的全部。安溥因為張懸時期的創作而得到金曲獎年度歌曲，這是張懸留了一部分的自己在安溥那裡的證明。我曾經是我媽的女兒。

即使我已經改造我的身體，危樓外貌美好，格局比先前實用，但我仍然保有我媽媽女兒遺留下的東西。我曾經確實，就是我媽媽的女兒，曾經我那麼快樂地在超市家具店的床邊，和我媽媽跑來跑去。我準備了一輩子，只為殺掉我媽媽的女兒，我媽媽才剛開始要哀悼。

斷不掉的。這不像是脂肪、乳腺、卵巢、子宮或輸卵管，切下來抽出就沒有。我破洞的身體裡被挖出的那些我的部分，曾經確實是媽媽的女兒。那些我不能要了的，是我媽媽女兒的全部。

我用了一生告別，媽媽才第一聲哭。

我張開眼睛，忍住情緒，咬牙忍住抵抗疼痛感，跪到地上和媽媽跟師父的姿勢相同。媽媽和師父念著假的假的我的女兒是假的，這聲音現在清楚到不行，這是在送終。這是我媽媽女兒的葬禮，她要送走她唯一的女兒，她還需要時間哀悼。

她現在還是我的媽媽，她會一直都是我的媽媽。

只是我真的已經，不是她的女兒了。

女兒的全部

張瑞芬

這篇文章真的讓我想起謝海盟。安溥殺了張懸，身體裡挖出了另外一個人。只不過這次書寫者從朱天心換成了心傷的「女兒」，題材吸睛，力道緩緩推進，最終收尾於母親找法師跪拜並厲聲哭喊「你殺了我女兒」，危樓崩落，親子關係碎裂一地。驅魔一次六萬，打過新冠疫苗要加錢，因為去除疫苗需要多耗費靈性能量，真是魔到無極限，詐到無語。

性別不安，性別重置題材不多見，散文真假莫辨，弄不好「神話」重現，然而作者展現的真誠與勇氣不容懷疑。精神評估，一次次平胸與移除卵巢子宮的手術，艱苦的不只肉體，更包含精神記憶，就像我總記得的《學飛的盟盟》，難道，這一切都不算數。「那些我不能要了的，是我媽媽女兒的全部」，此文之餘音迴蕩，如晨鐘之嗡嗡於耳，令人驚心。